

SHORT CLASSICS

经典精选

LOVE BEGINS IN WINTER

Simon Van Booy

爱,始于冬季

[英] 西蒙·范·布伊 著 刘文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G DA XUE CHUBAN SHE

LOVE BEGINS IN WINTER

Simon Van Booy

爱,始于冬季

[英] 西蒙·范·布伊 著 刘文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1161

Simon Van Booy

LOVE BEGINS IN WINTER

Copyright © 2009 by SIMON VAN BOO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始于冬季/(英)西蒙·范·布伊著;刘文韵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2522-7

I. ①爱… II. ①西…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001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欧雪勤
封面设计: 好谢翔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22-7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献给

洛里利·范·布伊

如果你不在这里，那你怎可无处不在？

目 录

001	爱，始于冬季
057	虎，虎
080	失踪的雕像
099	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134	树木摇曳的城市
171	附录：认识西蒙·范·布伊

爱，始于冬季

我在暗处等待。

我的大提琴已经摆在台上了。这把琴是一七二三年在西西里的一个半山腰上雕刻的。那片海很宁静。琴弓靠近琴身时，琴弦就会颤抖，似乎预料了情人的到来。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伯奈特。我面前的绒质幕布是梅色的，重重地垂着。我的生活在幕布的另一侧展开。有时我希望这份生活没了我的存在仍能照常进行。

魁北克城的舞台灯光太过明亮。主持人用带有加拿大口音的法语介绍我出场时，我看到幕布卷轴及舞台支柱周围被灯光照耀着的尘埃。这把大提琴属于我的祖父，他在二战中意外身亡。

祖父的厨房座椅同样也在舞台上。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只能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座椅的三只脚上。座椅中间的那根藤条裂开了。这把椅子总有一天会彻底坏掉。椅子在演出开始的前两天运到音乐厅，那个疯狂的乐队指挥大叫着宣布坏消息：“你的座椅在运输过程中被彻底弄坏了。”

掌声响起，我站在了舞台上。

这些人都是谁？

总有一天我将不用乐器演奏。我会直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会闭上眼睛，想象着音乐厅外那些房屋里的人们生活：穿着拖鞋的女人搅拌着食物，锅里冒着热气；青少年在自己的房间里戴着耳机；某户人家的儿子在寻找他的钥匙；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刷牙，她的猫在一边注视着她；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最小的孩子睡着了，他不会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我握起琴弓，观众突然安静了。

开始演奏前，我环视了一下观众。

有那么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了解我。

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我就能从生活的枝杈上挣脱开，把时间的痕迹从我的衣服上刷净，开始漫长的越野征途，回到我最初消失的时刻。一个小男孩斜靠在一扇大门上，等待着他最好的朋友起床。安娜的自行车后轮依旧旋转着。

十年的大提琴演奏职业生涯中，我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起死回生。每一次我的琴弓触及琴弦，安娜的模样就会浮现。她依旧穿着那天的衣服。我长了二十岁，但她还是个孩子。她是由灯光组成的，因而若隐若现。她站在距离我的大提琴两米开外的地方。她看着我，但她不认识我。

今晚的音乐厅里坐满了人。演奏到最后一个乐章时，我感觉到她在渐渐消失。也许还剩下一只手，一个肩，一缕摇曳的头发。

可她现在正快速地隐去——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脱离。

一些乐队演奏家无视舞台上这些飘浮的身影：有的似睡似醒，有的如展开的烟雾般优雅，有的纠缠着愧疚、爱恋、悔恨、侥幸与

意外。但有一些演奏家会自始至终注视着这些身影。我听说有的彻底崩溃然后纵身跳下大桥，有的借酒自我麻痹或在深夜站立于冰冷的河水中。

我将音乐视为语言的最高境界。音乐使我们得以用自己的词汇同上帝对话，因为音乐高于生活。

我感受到了终极的瞬间。

我握弓的手臂开始发紧。最后的几个音符是响亮的。我平稳地持弓，它就好像河流中的一支船桨，将我们带到当下的彼岸，然后是明天、后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就好像宽阔的田野。

音乐厅外黑夜笼罩。天还下着雨。音乐厅是用玻璃建成的，俯视着一座花园。雨滴敲打着窗户，随着风的呼吸一同颤动。夜空繁星点点，它们坠落下来，淹没了街道、广场。下雨的时候，最不起眼的水潭也映射着宇宙的印像。

演奏结束后，我起身，举弓向观众致意。我能听到东西落在舞台上的声音——鲜花，以及用玻璃胶粘在塑料包装纸上的信件。

掌声如雷。我在口袋里摸索安娜的连指手套。

在灯光的照耀下，我的汗水滴落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载着为其使劲鼓掌的观众。我一如既往地想要喝杯甜的饮料。我匆忙下台，手里还握着琴弓。来到楼梯边时，我再次寻找安娜的手套，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脸庞，如此地清晰可见，叫人害怕。清汤挂面的头发，满脸的雀斑。唯一真实的记忆终于找到了我们——就好像收信人是过去的自己的信件。

我疾步走向化妆室，找到一条毛巾，喝了一瓶橙汁，然后倒在

了椅子里。

我静静地坐着，合上眼睛。

又一场音乐会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演奏几场。还有几个安娜。她死的时候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从那时起，他每烘焙十二根长棍面包就在其中一个上面写字母 A。他让孩子们在他的店里免费吃蛋糕。他们大叫大嚷，弄得一团乱。

一个工作人员敲了敲门，他走进我的化妆室，他手里拿着一个移动电话，示意叫我接听。他有着女人们所喜欢的结实的肩膀。他的眼睛周围有深刻的线条，但他看起来最多四十岁。我把橙汁给他。他小心地拿着，同自己的身体离开一定的距离。我将手机贴近耳朵。是珊迪。她问演出怎么样。手机有杂音，所以她听不清楚我说的话。她打听到电话号码，可以在后台听到演出的情况。珊迪是我的代理，从爱荷华州来，是个能干的生意人。她了解善于创造的人是如何思考的——换句话说，她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我告诉她说演出很成功。然后我问能否跟她说件事。

“什么事？”她说。

我很少主动开口。过了三十岁以后，我就觉得向别人倾诉是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但是在青少年时代，我曾疯狂地爱，整夜地哭（我现在记不得是为了什么）；我跟踪走在回家路上的女人，为她们写奏鸣曲，然后深夜将谱子留在她们的门阶上；我不脱衣服就跳入池塘；我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对于年轻时的我而言，所有的矛盾都不是问题——无非是一种忙碌状态下的空虚。

珊迪对于我的了解仅限于我是法国人，还有就是我每到一处，都能记得给她的女儿寄明信片。

我把我在飞往魁北克城的飞机上所做的一个梦讲给珊迪听。珊迪认为梦中无非是未解决的矛盾，或者就是理想在梦境中得到实现。她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然后她便缄口不言。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电视机的声音。她说她的女儿得睡觉了。我问她女儿做错了什么。珊迪大笑。她们一边看电影一边织毛线。珊迪是个单身母亲。她找了个仪器，令自己怀了孕。我一直想着如果珊迪死了，我会想要她的女儿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教她拉大提琴。不过她常常得独自一人待着，因为我会离开。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满屋子地给她“留言”。我们可以给我公寓墙上的那两幅十八世纪的画像起名字。他们会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互相注视。

我把电话还给那个工作人员，谢过他。他问是不是有好消息。

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才会飞去纽约，因而有整晚的时间可以四处游荡。我是今天早上才来的魁北克城。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自波西尼亚。他的帽子是羊毛的，上面有他最喜欢的足球队标志。

在文化博物馆的演出结束约一个半小时后，人们一对一对地涌进我的化妆室，邀请我去共进晚餐。这些成对的人在各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在诺托的古老的西西里镇（我的大提琴就是在那里做的），他们的服饰上会有最精致的花纹。我的脑海中依稀出现一些陌生人的脸庞，一些人坐在院子里：院子有大片的树荫；他们的嘴唇因为

刚喝了葡萄酒所以是湿润的；他们光着脚穿着拖鞋，脚上沾着尘土；外面飘来马匹的气味；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肩上的卷发也跟着蹦上蹦下；笑声变成了哭闹——人类的情绪变化一如既往。

我常常被邀请与他人共进晚餐，或者是和我的理事共度周末——或许你能带上你的大提琴？他们问道。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羞于拒绝。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学会了婉拒。珊迪说我不爱交际出了名。

我一如惯常地找借口说我得休息，说我害了重感冒。我还像真的似的大口呼吸。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她的丈夫搂着她。他打着鲜黄色的领结。他有黑眼圈。

演出开始前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考虑是不是该刮胡子了。上周三是我的生日。三十五年的时光就像一组砝码般跟着我。事实是，光阴流逝，生活沉淀。对某些人而言，我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布鲁诺·伯奈特。但对于我自己，我是什么？也许只是一个被大千世界迷惑惊吓的小孩子，或者顶多是个将脸蛋紧紧贴着轿车那蒙着雾气的后车窗不肯离开的家伙。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全家常开着棕色的雷诺十六长途旅行，有时甚至连夜都不停歇。现在想起来，我父亲当时开车是随心所欲的。母亲则掰开面包，把弟弟和我的手都塞得满满的。面包吃完后，我们也就到了。面包是我童年时期不断进步的推动力。

在我认识的人中，我的父亲属于寥寥无几的几个从不吸烟的人。父亲的父亲死于战场。当巴黎充斥着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的纳粹分子的时候，南部的街道则挤满了民众——他们将各自的家当或

搬入轿车或装上马车，就连婴儿的手推车里都塞满了收音机、全家福以及餐具一类的东西。希特勒要开始扫荡了。

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很容易就从高处给这些街道定了位，因为街道上的人们时刻都在走动。我的祖父当时在耕地，一片炮弹壳飞入了他的脑袋。我的父亲当时十岁。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张祖父的照片。照片中，祖父提着他那把古老的意大利大提琴。父亲叫我把照片收好，他说总有一天，我会珍惜这张照片。我记得自己当时对他说，我现在就很珍惜。然后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我能不能学大提琴。当时，这完全是一句无心之言。

几星期后，圣诞夜到了。圣诞树下，出现了一把大提琴，十八世纪制作，价值连城。这是我祖父的琴，琴盒上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我的母亲在琴盒上扎了一根丝带。我向这把琴走去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房间。

父亲在听我练琴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水。这是我成为大提琴家的秘诀。

聚在化妆室里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了。最后，那个系着鲜黄色领结的男人问我，他和他的妻子能否开车帮我把大提琴送回去。我住在芳堤娜城堡酒店，他们今晚正好想在酒店的让·索夏餐厅吃饭。他的妻子说他们会万分小心的。我谢过他们，解释说乐队指挥已经安排了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为我的大提琴保驾护航。这对夫妇露出失望的神色，我送他们上了车。他们看上去好像对我有所期待。

我想对他们说，信任别人要比被别人信任更难。

我非常喜欢散步。尤其是在我两手空空的时候（这个机会很难得）。在我回酒店的路上，天开始下雨了，起先淅淅沥沥，后来愈发密集，冰冷的雨点坠下来。走到芳堤娜古堡酒店所在的那条街道时，我停了下来。路面平坦极了。世界在水面上呈现出来，抽象而美丽。

我以前的地理老师曾对我们说：音乐、绘画、雕塑、书籍，都是一面面的镜子，人们在这些镜子中看到多面的自己。

大雨从山上倾斜下来。我止步不前。周围的人疾步而行，却又不不知要赶往何处。车辆缓慢地行驶着，车里的人不明白我在看什么。我只是觉得车辆明晃晃的前灯像奇怪的小动物。

回纽约后，我要开始背诵但丁最著名的作品的开卷语。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几句：“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我想起了霍洛维茨弹奏的《梦幻曲》，他比其他人要多用二十五秒。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曲子……

这是一首关于童年的曲子。

我的父母在法国，他们晚上常常穿着我从伦敦给他们寄去的袜子看电视。我爱我的父母，因而也原谅了他们。他们的长椅上方挂着一幅镶了框的美洲狮水墨画。如果这幅画掉下来，他们肯定会被砸死。这幅画是限量的，全世界还有一百九十九幅。

他们作为我的父母只有一次机会。他们也是我在这个浩淼宇宙中唯一的父母。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站在魁北克城的雨中想念着他

们，他们是否会有所感觉——感觉到我像一只小动物那样撒娇般地啮咬着他们。

我继续向山上走去。芳堤娜古堡酒店像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般屹立在山的高处。站在酒店的十八层上，你可以看到洛朗山脉。蒙特利尔就在西南方五小时车程之外。这座古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为富裕的坐火车经过的人所建造的。估计对某些生活在魁北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建筑了。情侣们也会到此地来，在黄昏下散步。你可以看到他们走在大街上，共打一把伞，互相紧紧依偎，偶尔停步亲吻，或是凝望漆黑而冰冷的河流，河面上倒映着路灯斑驳的光芒。

我拉琴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飞翔，在观众席的上空盘旋。除了自己的体内，我无处不在。如果没有了音乐，我就会像身陷牢笼的囚犯。

拉琴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我一停下，掌声就会爆发出来。人们迫不及待地鼓掌，因为他们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很久以前在一间烛光摇曳的房间里过世了。

我想给父亲打电话，可是我的父母现在应该已经睡了。如果我打电话他们会生气——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变得高兴。父亲认定我是个怪人。他在咖啡馆里告诉他的朋友我有多么的古怪。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在其他人面前提起我的。

努瓦扬，这个法国的小村庄，我出生的地方，现在肯定整个儿都睡着了，打给谁都为时过晚。我可以感受到市镇的静默。街道上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熟睡着。红色闹钟上的荧光被摆在前面的一

只玻璃杯给放大了。玻璃杯内小小的气泡在暗夜中往上蹿。晚上吃剩的饭菜在冰箱里。屋外的轿车上有一层冰凉的水汽——应该是一辆崭新的雷诺，这是我弟弟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我记得母亲想要穿着她的睡衣开车兜风，这把我弟弟乐坏了。我的父亲边洗手边透过厨房的玻璃看着这辆车。然后他走到外面，站在车子边上，把手放在车顶。接着他走去房子后头的一片蔬菜地，挖了一些尚留在那里的土豆。母亲把弟弟拉进屋子，向他保证说我们早餐后一定开车出去兜风。我的弟弟一直无法理解父亲。弟弟是个感情直白的人。这一点一直很讨女人们喜欢。我很想念他。我们在一座农舍里长大，这座农舍位于我父亲所掌管的那座不大的小资庄园内。

这座十八世纪的庄园在黑暗中延伸，等候着它偶尔露面的主人。它的主人常年散布在巴黎的各处，就像一座机器上的零部件。这家人很可爱，一个庄重严肃，一个热情主动。房子是白色的，很长，有很多窗户。阁楼里有一套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制服。一间卧室里有三四十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平装书。另一间卧室里则有一些小鸟的雕刻作品。

明天我就会回到纽约，我在那里居住了将近十年。周末的时候还有几场演出。一场在“忘忧树”，然后是为中央公园集资的演出，接着去洛杉矶——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有一场，紧接着是旧金山，还有凤凰城。

我喜欢纽约，但是也怀念欧洲郊野的宁静。美国人能说会道。估计我弟弟在这里不用五分钟就能找到个妻子。

巴赫创作《大提琴无伴奏组曲》时是分段谱写的，目的是为了

便于教学。其实这六套组曲之间隐藏着神秘，现在的演奏家将它们逐一弹奏，却不曾领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每一套组曲都是一幅地图，每一幅地图里都藏着另五幅地图的方位。这六套组曲就像我经常演奏的莫扎特和海顿的曲目一样受人喜爱，事实上，它们是我卖座的曲目。巴赫同我弟弟共同帮助我买下了布鲁克林的那套小公寓。我弟弟购买了几千张我的CD，放在他公司员工的圣诞礼包中。其实这事我知道。他的那些员工对他感激不尽。如果战争爆发，他们立刻会变成他的私人军团。他把公司经营得如此成功，真是让人惊喜。他无往不胜。他的照片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杂志封面上。他单枪匹马地将雷诺打造成全欧洲最流行的小型车，他做这事的动因只有我和他两人知道。我在纽约也算有一辆雷诺。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车子。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发出“T”的音。^①我在皇后区认识一个技工，他来自塞内加尔，从小就接触雷诺。事实是，我把我的雷诺车停在他的住处，他开着这辆车接送他的六个孩子。我快有两年没看到这辆车了。我弟弟不知此事，但就算他知道，也肯定不会有异议。我们两个的雷诺车都是十六挡，一九七八年出产的。我们如此怀念童年的原因也许在于我们无法依赖彼此。弟弟的女朋友们看到她们腰缠万贯的男友开着一九七八年出产的十六挡雷诺来接她们都吃惊不小。

在魁北克城的演出结束一小时后，我途经酒店走入迷宫般的老街。如此曼妙的雨点怎能错过。然后我看到了圣爱餐厅。这是一家

① 雷诺原文 Renault，在法语中最后一个字母 t 不发音。